

为，民主的真正到来就是他者的到来，是向他者的友爱开放，民主向他者开放，给予他者以人道的平等、正义。正如其指出的，“没有对不可消减的个体差异性的尊重，就没有民主，但如果没有‘朋友共同体’，没有多数人的算计，没有可以认同、可以稳定、可以代表的完全平等的主体，也不可能民主”。^①德里达进一步强调民主更是一种义务情感，一种敬畏感，一种道义感以及一种知恩图报的感情，只有真实地做到了这种平等，才能最终实现普遍民主、永久和平与世界大同。

德里达的“新国际”一定程度上保留着对马克思主义的记忆，但其不是要倡导与建立新的“共产国际”，而是要以新的“没有政治的幽灵政治”去理解与阐释政治的本原观念，呼唤建构一个突破民族、国家、地缘等主权界限的人权、民主及国际法的“新国际”。对于这种反对和颠覆新自由资本主义国家所建构的世界文明秩序的“新国际”，德里达呼唤“马克思的幽灵”的归来，指出“这是一种对解放、民主与自由的令人绝望的弥撒亚式的召唤，这种召唤所唤出的是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性，它呼

唤我们在焦虑、脆弱和一无所有中等待，等待着正义、民主和解放，可这是一种怎样的等待？它是不再期待的等待，是一种死亡般的等待，是一种最终会导致行动和事变的等待”，^②并以此克服霸权主权国家与落后国家组成的世界文明旧体系，建构文明和谐发展的新秩序。

本文作者：郭强是同济大学、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恒生现在河南省潢川县谈店乡政府工作，是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 2011 届博士
责任编辑：周勤勤

- ① 胡继华：《后现代语境中伦理文化转向：论列维纳斯、德里达和南希》，京华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19 页。
②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26 页。

On Derrida's Theory of Deconstructive Civilization

Guo Qiang Yang Hengsheng

Abstract: Faced to the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crisis caused by alienated rationality, Derrida created the theory of deconstructive civilization, a new field of civilization research and new model of civilization salvation, by taking deconstruction as a vision and strategy, starting from the etymology of “text” research, extending to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thics, and then bringing in the concern about the salvation of civilization. This kind of civilization takes subverting the traditional “metaphysics of presence” as a breakthrough, and then deconstructs the precondition and bases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civilization. Deconstruction is not destruction, but a strategy and commitment. The theory of deconstructive civilization contains the theory purport and value appeal of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s of civilization after deconstructing the traditional metaphysics.

Key words: civilization crisis; Derrida; civilization criticism; the theory of deconstructive civilization

观点选萃

当代中国城市空间重构的实质

王志刚

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博士王志刚在来稿中指出：

当代中国城市空间重构的实质是差异主体之间资源竞争的过程，其中主要包括资本的力量、政府的干预以及民众的影响，空间公正的问题在于权力和资本操纵了的空间生产通过“中心—边缘”、空间排斥、不平衡发展等空间运作逻辑对城市普通居民（尤其是底层弱势群体）进行挤压和剥夺，造成其贫困、迫使其边缘化。对于生存于“缝隙空间”中的边缘群体而言，他们是否能够成功地创造一个属于自身的社会空间，打破当代城市空间生产的空间分异与隔离的格局，调整甚至重构我们城市空间的既定格局有着深远的意义。在特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态下，经过边缘群体生产出来的社会空间，将推动着城市底层群体的社会交往，积系边缘群体的社会资本和情感纽带，为其建立一个社会支持网络，使得他们能够抗争强大的资本同质化逻辑。

（周勤勤 摘编）